論語註疏/卷17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季氏第十六

論語註疏
陽貨第十七
作者：何晏　邢昺　三國　北宋

微子第十八

原文(無註)

卷十七 · 陽貨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

疏“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弱興衰，使功被當世，今爾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者，歲月已往，不複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疏“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遊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疏“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時子遊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

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遊治小用大，故笑之。“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遊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遊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疏“公山”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疏“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

謂之仁也。“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 請問之 ”者，子張複請問五者之目也。“ 曰：恭，寬，信，敏，惠 ”者，此孔子略言為仁五者之名也。“ 恭則不侮 ”者，此下孔子又曆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 寬則得眾 ”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 信則人任焉 ”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 敏則有功 ”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 惠則足以使人 ”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召，子欲往。（孔曰：“ 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曰：“ 不入其國。 ”）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曰：“ 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 ”（匏，瓠也。言瓠瓜得係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係滯一處。）

疏“ 佛 ”至“ 不食 ”。○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 佛召，子欲往 ”者，佛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 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者，言今佛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 ”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汙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 ”者，孔子又為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係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係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 未也。 ”“ 居！吾語女。（孔曰：“ 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曰：“ 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曰：“ 蕩，無所適守。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人。”）

疏“　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曆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製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群，（孔曰：“群居相切差。”）可以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疏“　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群”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　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者，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

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為，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注“ 《周南》 ”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後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後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鍾鼓而已。”）

疏“ 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者？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鍾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鍾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疏“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疏“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疏“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疏“子曰鄙夫”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 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樸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曆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怒而多咈戾，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者，謂心直而無邪曲。“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曰：“ 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

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 惡紫之奪朱也，（孔曰：“ 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 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曰：“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

疏“ 子曰 ”至“ 家者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 惡紫之奪朱也 ”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 孔曰 ”至“ 正色 ”。○正義曰：云“ 朱，正色。紫，間色 ”者，皇氏云：正，謂青赤田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並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克木，木色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騮黃色黃黑也。

子曰：“ 予欲無言。 ”子貢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疏“ 子曰 ”至“ 言哉 ”。○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 子曰：予欲無言 ”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 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 ”“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疏“　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己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疏“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期月大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跡，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為之”　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為甘，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寢苫枕

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為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為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製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為父母愛己，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禮·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成康中得之汲塚，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製》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製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馳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製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製》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製也。○注“　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疏“　子曰”至“乎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簙，扃戲也，六箸十二釭也。古者烏胄作簙。圍釭謂之奕。《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釭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無所據

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 不有博弈之戲者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 ”欲令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 ”子曰：“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

疏“ 子路 ”至“ 為盜 ”。○正義曰：此章抑子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 君子當尚勇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為盜賊。

子貢曰：“ 君子亦有惡乎？ ”子曰：“ 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 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曰：“ 訕，謗毀。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 窒，窒塞也。 ”）曰：“ 賜也亦有惡乎？ ”“ 惡徼以為知者，（孔曰：“ 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 ”）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包曰：“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

疏“ 子貢 ”至“ 直者 ”。○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 子曰：有惡 ”者，答言有所憎惡也。“ 惡稱人之惡 ”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 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 惡勇而無禮 ”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 惡果敢而窒 ”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 ”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 惡徼以為知 ”者，徼，抄也。禮“ 毋抄說 ”，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 惡不孫以為勇 ”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 惡訐以為直 ”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己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已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

疏“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疏“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